

白峰 著

斗蟋小史

斗蟋小史

白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斗蟋小史 / 白峰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95-9816-8

I. ①斗… II. ①白… III. ①斗蟋蟀—体育运动史—研究—中国 IV. ①G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65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在全国大中城市开书店，曾是20世纪90年代三联人的梦想之一。这梦想来自民国时期三联书店曾在七十多个城市开书店的繁华往事。正如《读书》来自1934年创刊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三联生活周刊》来自1926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一样，开办三联书店分销店也是继承和复活老三联精神之举。我与白峰相识，就是在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他是书店经理，妻子刘莹是他的帮手，还有几个趣味相投的员工。

三联在全国办了十几家分销店，品味纯正，每家店都成为当地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三联主管发行并兼任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总经理的杨进，堪称分销店的总头。每当举办全国书市，这些分销店经理总要借机聚会。我与杨进要好，常常厕身其间。白峰在这些经理中是比较特殊的，瘦而高，长相年少，但性格内敛，不苟言笑，事事认真，说话一板一眼，有点夫子味道，看不出一点商气。他最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蟋蟀迷，非常投入。家里专修了地下室，数十（也许上百？）个蚰蚰罐摆放有序。有段时间，书店业务不景气，大家戏说他玩物丧志。我是见过他的蚰

蚰罐阵容的，但懵懵懂懂，没太深印象。未想他锲而不舍，居然几十年过去，仍在孜孜矻矻此事。这体现了他的个性。他是一位个性很强、恒心十足、内方外圆的人。大家都喜欢他。

过去时代的男孩子，几乎没有不玩蚰蚰的。我小时在青岛，常去逮蚰蚰的“宝地”——万国公墓。都是外国人的坟墓，“文革”兴起，被挖掘了，石碑东倒西歪，缝隙里有蚰蚰。逮蚰蚰须在夜晚，到墓地终有些怕，但不知怎的，那乐趣似乎恰恰由于这个“怕”而加深了。当然，最大的乐趣在第二天一早，小伙伴们带新得的蚰蚰相斗。若自家有个个儿大的，厉害的，得胜后回家，宝贝得不得了，挑最好的罐，喂最好的食（大米、辣椒、饼干面包渣），一天不知要看多少遍……后来我写了一篇作文《蟋蟀的故事》，就是纪念我养过的一只“大黄牙”。养到冬天，它的腿都朽落了，我把它连罐一起埋在院子里梨树下。

2000年秋，白峰约我到柏良先生家。是济南蛩家聚会。从小至今，我唯一一次见到什么是真正的斗蟋。印象中，那些参斗的蚰蚰，绝不乱奔乱跳，反而神态自若，打斗时不吭气儿，得胜也不死追猛打，叫声矜持，似有君子风度，与我小时所玩绝不类同。柏良先生客气，题赠我一本他的著作《秋战韬略——鲁虫的相选、调养、训斗》。翻阅得知，小小蟋蟀、民间玩事，学问大了。我儿时所玩、所养，与专业斗蟋真乃天壤之别！我与白峰同有读闲书嗜好，多年来搜求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蟋蟀的书，存有四种，除了柏良先生所赠，还有孟昭连辑注的《蟋蟀

秘谱》，边文华、杨平主编的《蟋蟀图谱》，以及王世襄先生纂辑的《蟋蟀谱集成》。可是都未好好研读。

2002年我调到三联书店工作，与白峰有了“同事”关系。王世襄先生是范用先生的好友、三联作者中的“自家人”，我曾几次拜访。听袁荃猷先生绘声绘色讲王先生如何逛獐，如何打鹰，如何养虫，听得心里直痒痒。后来策划“中学图书馆文库”，我就想着把王先生写的这方面的文章编成一本，最适合中学生。2009年得以如愿，选文二十二篇，起名《京华忆往》。遗憾的是，书刚付印，王先生离世（袁先生早在2003年秋去世），于是换封面，改为纪念版发行。其中《秋虫篇》原名《秋虫六忆》，曾作为附录收入《蟋蟀谱集成》，内容是王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北京玩蛐蛐的一些情况。

关于本书的撰写因缘，白峰在跋里说，始于二十年前与王世襄先生相识。最近几年，他先是与柏良先生合编《中华蛱蝶斗蟋精要》，又遵王先生生前所嘱，完成《蟋蟀古谱评注》，再著《解读蟋蟀》，直至这部《斗蟋小史》——稍思可见，他是由古至今，由史料辑注到要义深研，再到梳理成史，其治学逻辑是谨严的，其写作方法是持恒连贯的。中国斗蟋起码已越千年，但迄今未见一部斗蟋史著作。说不巧也巧，这个因缘就落到白峰头上了。因缘就是因缘。以我寡闻，很难再找到像白峰这样合适的作者：既多读书，人文素养深厚；又擅文字，勤于动笔；更是位秋战高手，所养蟋蟀的出将率令“老玩家”刮目相看，而且曾与王世襄先生多有交往。我打心里欢喜老友白峰完成

春秋之作，相信蟋蟀研究会更上层楼，也欣慰王世襄先生玩出的文化、玩出的学问后继有人，后继有书……

汪家明

2017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 引 论 中国人为什么关注蟋蟀 / 1
- 第一章 斗蟋习俗究竟起于何时 / 5
- 第二章 可考的斗蟋时代 / 27
- 第三章 有关斗蟋活动起始的推测 / 37
- 第四章 南宋的斗蟋活动及对蟋蟀的认识 / 47
 - 一 蟋蟀谱的产生 / 47
 - 二 贾似道与斗蟋污名化 / 50
 - 三 最接近宋谱原貌的蟋蟀谱 / 61
 - 附：宋谱可能的面貌 / 68
 - 四 《全宋诗》可能误录的贾似道诗 / 82
 - 五 斗蟋习俗 / 83
 - 六 蟋蟀的价格 / 88
 - 七 养斗蟋蟀的器物 / 94
- 第五章 元代的斗蟋活动 / 99

第六章 明代斗蟋活动的普及 / 103

- 一 斗蟋风气 / 103
- 二 蟋蟀器物 / 120
- 三 斗蟋规则、赌资与蟋蟀价格 / 135
- 四 蟋蟀谱及对后世的影响 / 138

第七章 清代：遍及南北的爱好 / 147

- 一 帝王玩不玩蟋蟀？ / 147
- 二 民间的斗蟋活动 / 157
- 三 蟋蟀谱的发展与问题 / 175
- 四 蟋蟀器物 / 182

第八章 民国以来斗蟋习俗的演变 / 203

- 一 北方的斗虫情况 / 203
- 二 北方的蟋蟀器物 / 217
- 三 南方的蟋蟀活动 / 219

第九章 蟋蟀谱折射出的气候变迁 / 223

跋 且将宿墨写蛩史，留得枯荷听雨声 / 241

引 论

中国人为什么关注蟋蟀

斗蟋活动是中华独有的民俗活动和人文景观，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的映射。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追根溯源，皆来源于各自由来已久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西班牙的斗牛享誉全球，今天看来是娱乐，但其来源却是欧洲以游猎为生的先民日常的生活；今日美国盛行的骑野牛运动，则根植于当初欧洲移民面对美洲广袤的西部荒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中国人之所以对蟋蟀这样一种微末之虫瞩目良久，则来源于先民较早地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长城是古老中国的象征，沿山势绵延起伏，曲折蜿蜒，横贯东西，工程之浩大，世所仅见。察其走向却基本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相埒。长城所划定的，其实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只不过在当时是出自长年的经验，而非刻意的设计。

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有所不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四季轮转，基本是靠天吃饭的，因而对节气、时令极其敏感。蟋蟀最早被重

视就在于它有一种典型的物候特征，所谓“鸣不失时，信也”。民间又有“蟋蟀鸣，懒妇惊”的谚语，故又称“促织”。为什么又叫作“蟋蟀”呢？原来早有先民看破了天地轮转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是为“蟋蟀”。蟋蟀反映的是天地的阴阳消长，这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礼记》的“物候”篇就专门提及蟋蟀，《诗经》中有《豳风·七月》和《唐风·蟋蟀》两个篇章有及于此，可知在先秦时期，蟋蟀不仅仅进入了我们先民的耕作生活，也同样进入了先民们的情感生活。面对荒山大野，生存与情感，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自此以降，汉魏诗赋，唐诗宋词，延至明清小说，有关蟋蟀的鸣唱不绝如缕。从世界范围考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像中国一样，让蟋蟀承载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蟋蟀已然不单纯与我们先祖的生存方式有关，同时也成为我们的情感方式。

经过了长期的农耕生活和情感关注，人们终于发现了蟋蟀逢敌必斗、遇敌死战的生物特性，这和先民尚武的精神是相通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斗蟋蟀活动兴起于南宋。

南宋时期，北方的边患前所未有的，南宋的疆域向北仅及淮河一线，半壁江山已失，危如累卵。蟋蟀的死战不退，不知是否曾给当时的人们一丝精神上的支持呢？南宋末年，崖山一役，十万军民蹈海殉国，可谓惨烈，那些壮士、妇孺是否也忆起了蟋蟀的悲鸣？

“逢敌必斗，勇也；败而不鸣，知耻也。”蟋蟀在被赋

予了人格化的德行之后，是否也反过来给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支持呢？

千百年来，不管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什么，尽管历朝历代褒贬不一，但斗蟋活动却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它已经融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融汇着我们的情感。

台湾乡愁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

流沙河遂作《就是那一只蟋蟀》以为唱和：

.....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
伤兵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许多多
.....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第一章 斗蟋习俗究竟起于何时

虽然中国先民们对蟋蟀瞩目良久，但是斗蟋活动兴起得却比较晚。斗蟋活动究竟起于何时？众说纷纭。自两汉经学兴起以后，人们对自然的好奇渐渐消退。即便是在斗蟋活动较为兴盛的明清时期，蟋蟀谱代代刊刻，但是有关斗蟋史的源流在当时就已经说不清了。

这大约和明清以来的科举制度有关。

经历了元代的大变局，明初的制度设定相对于宋代来说是一个反动。朱元璋所设立的赋税和财政政策使得宋代逐渐兴起的商品经济形态和市民化倾向受到极大的阻碍，唐人的洒脱、灵动，宋人的文人趣味、精致的市民生活都受到了抑制。八股一开，进阶之路为之一统，世俗情调皆为玩物丧志，蟋蟀文化尤其是斗蟋活动就很难进入主流视野了。

单就蟋蟀谱而言，将斗蟋习俗归为唐代旧事，始于清代金文锦《四生谱》之《促织经》，其序云：“蟋蟀见于《唐》什，详于《邠风》，是亦古风雅之士究心所在

也，自李唐来，宫中为蟋蟀戏，传至外间，人争效之。”此序撰于康熙乙未年，即公元1715年。后世的蟋蟀谱常有沿用此说者，沿及当代，此说成为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此说也非空穴来风，有着更早的来源，其所依据的是宋末顾文荐的《负暄杂录》。

对于未加考辨而又深爱斗蟋活动之人，既然有了唐代兴起之说，那么北宋人斗虫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想象。近现代的著述常有提及苏东坡、黄庭坚、佛印赏虫与斗虫之事。这些说法的直接来源，出自民国时期严步云的《蟋蟀谱》。此书初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目前市面上仍有流传，然其内容显然抄自清本。卷一之序署“乾隆岁在甲寅仲冬华亭冯霁云识”，但书的前言称“此蟋蟀谱，根据唐宋元明清五朝世传精华，略减文言文，保留原作诗歌而成”，可见严步云喜欢夸大其词。从此书卷二（原）序看，大致上可以看出其依据的原本应该来自于晚清：“辛巳之秋，余友王君，偶云某有蟋蟀谱二卷，议论甚精，余闻之大悦”，落款为“光绪辛巳年嘉平月朔日翠竹斋主人叔名序”。光绪辛巳为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嘉平月为农历十二月的别称，以公元记则已为1882年。

其总序云：“养，始自于唐，为宫闱之乐，盛行于宋……如东坡公之高雅，佛印师之玄妙，山谷之旷达，云林叟之高尚，此数士皆人可钦仰者，而且好之，各立议之论……”

其卷一“尾忌黑粗弯曲”条下记曰：“东坡云，二尾尖长如针插，闻名尽说两头枪。总以尖长细润为主，若粗黑，



图一：黄筌《写生珍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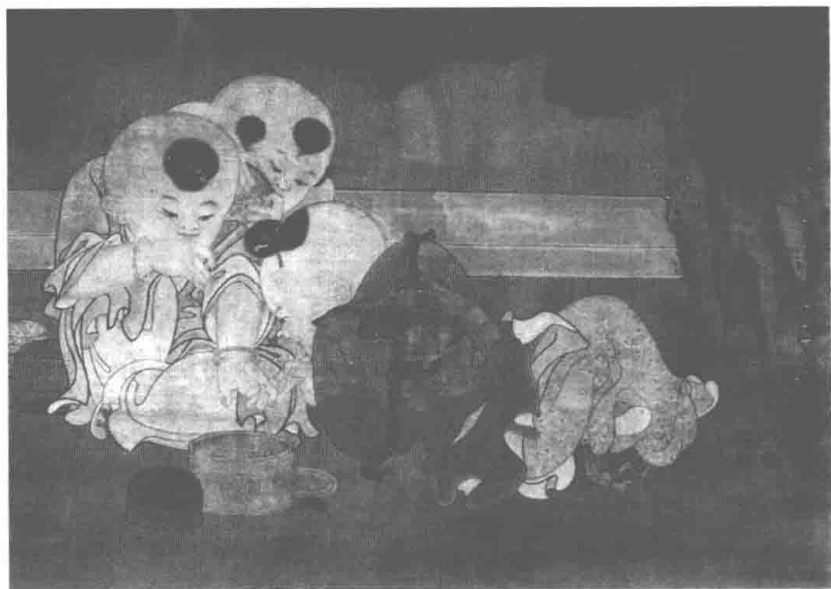
则圩田草堆所出，非将才也。尾短肉弯，惟琵琶、螳螂二形不忌，余忌。”

“背空肋细硬不选”条下有：“佛印云：形如蛇游。腰硬则轻狂，非上品也。”

苏轼曾两次任职杭州，做过知州，苏堤就是他在任上时兴建的，杭州又是南宋斗蟋的中心区域，以苏轼的诗人气质和性格，与斗蟋活动有交集说来并不突兀。

另外有几则史料似乎也将斗蟋指向唐宋之际，比如传为五代黄筌之《写生珍禽图》（见图一）中出现过蟋蟀。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画中有苏汉臣的一幅《秋庭婴戏图》轴（见图二），绘桐荫蔽日，三童子聚集于树底消暑，中一人持细棒斗促织为戏，旁二人亦喜亦惧，欲试又止，情态异常逗人。画面中虽未直接出现蟋蟀，但通过蟋蟀斗盆、旁侧的行罐，画家无疑画的是斗蟋蟀的场景（但



图二：苏汉臣《秋庭婴戏图》（局部）

有专业人士疑此画为后代画家托名之作)。

又，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录宣德帝斗蟋蟀之事，提及宣德蟋蟀盆，曾说“其价不减宣和盆也”——“宣和”是北宋末年徽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似乎在明万历时期，玩家中曾经流传着徽宗时期的蟋蟀盆这类器物。

刊行于同一时期的《鼎新图像虫经》，卷首有版画十二幅，其中涉及蟋蟀罐六幅，其中就有“宣和盆”。此书在后世流传较广，影响及至当代，民国时期天津李大翀刊行《蟋蟀谱》，其图像部分依然采自此书（见图三、图四）。

又，生于清嘉庆朝的吴县才子顾禄，著有《清嘉录》，每月设一卷，分述吴地节令习俗并附考证，刊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书成，一时传颂，甚至当时的日本国亦重铍其